

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(第20季)  
晒稿会网址:sgh.cqwb.com.cn/index.php 邮箱:cqwbk@163.com

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 
建设银行在行动

生/活/随/笔

# 恋上古诗词



周成芳

8岁的小侄女圆圆来我家玩,我让她背几首古诗。她倒也不拒绝,用标准的普通话大声背诵: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”……

二年级小朋友居然会背这么多?印象中这些多是小学高年级的内容,有的甚至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。

“我给她买了些课外读物。”弟媳递给我一少少儿诗词。我翻开那本诗词和圆圆一起背。刚开始我还能跟上她的节奏,到后来就有些吃不消了,我惊讶地发现好多古诗词我根本没读过。

弟媳说,圆圆从6岁开始每天打卡背诗词,如今已能背200首左右了。母亲在一旁说邻居吴阿姨的孙子乐乐刚上四年级,能背400多首古诗词。400多首是什么概念?我在大脑里搜索了一下,最著名的唐诗也才三百首。

“他还会背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《茅屋为秋

风所破歌》这些长诗。”母亲又补充了一句。

我感觉汗颜了。一直以为学生时代储存的那点诗词量早够我装点门面了,没想到却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。

意识到自己的浅薄,我决定从头学习,绝不能输给那些毛头小孩。

我先百度了小学低年级必背70首唐诗,添加在电脑收藏夹里。那些诗歌浅显易懂,大多以前学过。我给自己制定了目标,每天背诵5首。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,像30多年前上小学时一样晨读,读几遍后就试着默记。白天喝水时背,浇花时背,做饭时背,晚上关灯后躺在床上再默记一次,这种方法最管用。

两个星期后,我在圆圆的测试下,顺利背完70首古诗。

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写来也会吟。”我打小就爱念这句,好多唐诗却并没读过,宋词更是很生疏。我每天学两首唐诗一首宋词。先借助百度学习注释弄懂基本意思,再一字一

句朗读。网上有很多诗词朗诵讲解的视频,我就打开一遍一遍听。

成年人的记忆力实在不敢恭维。小朋友在5分钟内背诵的一首诗,我得花半个小时。有的诗词昨天才背得滚瓜烂熟,今天又记不住了。难怪古人说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。

为能赶超那些小学生,我只能投入更多的精力。像《燕歌行》《琵琶行》《春江花月夜》等长诗,我要反复记好多遍才能勉强背诵。

为验证学习效果,我打开中国诗词大会视频,跟着选手答题。答对的题多了,背诵诗词的兴趣更浓了。每天晚餐后一个人在湖边散步,模仿诗词大会的方式玩“飞花令”,背诵带“花”“月”“天”“春”字的诗词。我在诗词的殿堂玩得不亦乐乎,忍不住满怀激情地朗诵,常有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出门坐公交车,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,将近期背过的诗词再巩固几遍。那些诗词韵律流畅,意境美妙,时而波澜壮阔,时而婉约清

秀,令我如痴如醉。

在穿越时空和古人的对话中,我的灵魂得以净化,人生得到深沉的激励。当我感到委屈和难耐时,苏东坡安慰我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瞬间让我豁然开朗。当我遇到挫折和困难时,陆游一句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如一盏明灯,指引我前行。当我对前途感到迷茫和困惑时,王安石对我说: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”给了我信心和豪情。”

这几年的读诗背诗如同一日三餐,跟我已不可分割。我早忘了初衷不过是想跟小学生较劲或在人前“附庸风雅”。万卷诗词跟我吃过的食物一起长在我的身体里,为我提供了充足的营养,平淡的生活也因此变得绚丽多彩。

古诗词,我的灵魂伴侣。既然已倾心与你,从此须臾不离。

(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风/过/耳

## 话说再创作



刘德奉

近日,随市艺术创作中心到相关区县进行传统音乐创作采风。作为一个曾经在非遗岗位工作多年的采风者,一改过去的职业习惯,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思考,让我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种新的保护传承方式:再创作。

再创作,可以让传统音乐焕发新的青春,赋予新的生命,展现时代价值。从另一个角度发挥了保护传承的作用。是的,如果没有蓝河先生的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,就不一定会有石柱民歌“啰儿调”的如此知名,就不一定会让人们认识到“啰儿调”是石柱的典型文化符号;如果没有一群文艺工作者推出《娇阿依》《土家十三寨》,就不会让我们如此轻松地了解苗族民歌、土家族民歌;如果没有谭维维等人再创作的《华阴老腔一声喊》,就不会有如此影响力地把“华阴老腔”带向全国。

其实,同一个道理,我们古代的文学经典,如果没有一代代人的再创作,如果没有多种形式的再创作,也难以影响广泛、流传久远。比如《红楼梦》,从1791年初刊到现在,流传200多年来,再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各种续写本、各种戏曲本、各种绘画本、各种影视作品、各种音乐作品,计有不下百种。可以说是这些丰富的再创作作品,让《红楼梦》更快更好的广泛流传、久久流传。重庆的文学经典《红岩》,之所以到现在仍受人喜爱,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歌剧、川剧、话剧、曲艺、电影、绘本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再创作,做出了一定努力。

在这次创作采风中,我发现了很多好的新的传统音乐,如合川的“龙舟号子”,巫山的“穿号子”,万州的“甘宁鼓乐”,涪陵的“焦石民歌”,还有奉节的“花鼓子”曲艺音乐、云阳的“亚亚戏”戏剧音乐。特别是从全市的角度讲,还有非常多的山歌、号子、小调、戏剧、曲艺,以及其它相关的传统音乐、传统舞蹈,都是我们音乐再创作的丰富资源。

再创作不在于其素材本身的影响度,而在于创作者的艺术高度。如果创作素材的影响度低,而创作者的艺术程度高,其再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会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反之则不然。

再创作是一个时代性问题,也是一个永久性问题。先民留下的传统音乐,是代代流传,代代丰富,代代发展的结果,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再创作内涵。今天,我们用艺术家的智慧,再创作传统音乐,赋予其丰富性、多样性、时代性,是传统文化的再创造,是创造性转化的积极实践。唐代刘禹锡把三峡“竹枝词”再创作,把民间“竹枝词”变为文人“竹枝词”。如今,虽然词调不存,然其词风可见。并形成一种诗风,其贡献影响唐宋元明清。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。

再创作,是将传统音乐元素时代化,就是将先民留下的音乐遗产通过再创作,转化为现代艺术作品,体现出时代精神,让当代人所乐于接受。这样的作品功莫大焉!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)

往/事/回/首

## 悠悠手机号



袁勇

岁月悠悠,也从未抹去那一串熟悉而眷恋的号码。每每拨通,恰似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,穿透着浩瀚星辰,穿越了万水千山,像长了翅膀一样神奇地飞进我耳旁、飞进你心房。蓦然回首,我的手机号不知不觉间,与我一路同行,居然度过了近30个春秋,不离不弃,宛若爱人一般,陪伴左右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就拥有了第一部手机及900开头的号码,常常兴奋得不知道把“宝贝”放在哪里好,因为太耀眼了。一听它那威风凛凛的名字“大哥大”,俗称“板砖”,就足以令人羡慕几分。直到国家统一关闭模拟A网之后,我才心不舍地告别了“900”,开启了1390字头号段的移动新历程。尽管手机换了一款又一款,数字手机智能手机升级了一代又一代,但坚持不换号的信念,没有一丝改变。在我的眼里,它不是靓号胜似靓号;在我的心里,它就是我最灵动的知音。

行走在我人生之路上,有顺境有逆境。就像手机号那样,别人可以拉黑,你不在于;别人可以删除,你无所谓。“人从众”里,圈子不同,不相为谋;三观不合,不必强求。

添添减减是常态,该来的不该来的,该接听的不该接听的,一个都不少。对有些人或事,留一半清醒,留一半醉,看淡了,也就悟透了。号码有缘,心随我愿,让自己在现实生活里、在相识不相识的交往中,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抱怨,与人能够电话畅通交流的都是缘分。许多年以后,我们还有彼此,不必众里寻他千百度,手机号依旧,期待有你!

我记不清丢过几次手机?反正冥冥之中的因缘都会失而复得。老话说得好“一切诸果,皆从因起”,因为有缘,所以更值得拥有与珍惜。曾有网评云: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来都不换手机号的人,没有钱债、没有情债、没有麻烦事。虽说有些绝对,但折射出“不做亏心事,何惧鬼敲门”的真理。倘若频繁更换手机号,将会慢慢地与朋友走远,甚至无声无息地走散,岂不遗憾?

手机声声,浓浓暖意。方便、快捷、多功能的现代手机,在大街小巷、在村落阡陌随处可见。乐享并见证了手机信号从模拟到1G到2G,从3G到4G又到5G飞跃的同时,我也奉献了百年人生中最美好、最充实的年华。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

走/四/方

## 邂逅九襄古镇



孙小芳

与九襄的相遇纯属旅途的一个插曲。天已黑尽,绵延的车队仍在逶迤蛇行。目的地汉源并不遥远,但道路拥塞,不可预期,众人饥肠辘辘,索性随意下道。

暗夜茫茫,九襄黄牛肉的灯光招牌像黑夜里一面招摇的旗,欣喜,奔赴而去。九襄古镇,迄今2100年历史。因连接雅、甘、凉三市州,茶叶布匹米粮果蔬源源不断运往康定,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阜集散地。

这里依山傍水四季分明,中高山区雾霭阵阵,河谷地带阳光宜人。诸葛亮路经此地曾断言:天下大乱,此地无忧;天下大旱,此地丰收!跨过城门,进入场镇,古朴冷清的老街跃入眼前,这就是史上有名的“汉源街”。“汉源街”由共和街、建国街和牌坊街以及众多的小巷构成,街首为城门,街尾石牌坊。街道宽约七米,占地约两平方公里。

古镇长虽不足千米,却是古时南方丝绸之路官马大道上的重要街衢。老城门、米仓巷、轿房巷、伤心街……昔日盛景管中窥豹。汉源街有名的“源源号”老宅,两楼一底,中西合璧,乃富豪陈笃生的私宅。私宅构思异常精巧:重要房间均有木制暗锁,顶楼还有拉杆轨道伸至底楼,富家小姐足不出户便能获得所需之物。

青石板路,明清建筑,房椽当街而伸,木板房之间有风火墙。卵石为基,夯土为墙,青瓦,花窗。那些精巧雕花廊柱雕花窗,在平实古旧的街上,倍显气宇非凡。

偶见敞开的雕花木门,好奇进去瞥上一眼,里面更是别有洞天:四方天井,果蔬满眼,阳光熠熠生辉倾泻而下。若

是宁静的夜晚,这里应是满天星光满屋月亮。天井内,恬淡虚静,花好月圆。天井外,行人如流,喧闹繁华。

老人枯坐于门旁,眯缝着眼,心思了无风烟俱净。老人们淡淡的笑,和秋日暖阳相得益彰。如果人生是一辆奔赴的马车,他们已途经关山秋月,波澜不惊,不疾不徐。

街头,两位面色红润的老人正怡然自得拉“二胡”,曲不成调,定睛一看,二胡造型怪异。好奇打探:琴是自做的!制琴人乃旁边鞋匠,弦是废弃自行车的刹车线,众人惊诧慨叹连连:高手在民间!

古镇的尾端,拐弯出去便是无垠的原野。原野上矗立着一座辉煌的石牌坊:成都出南门第一坊!牌坊精美壮观,突兀而堂皇。它是古镇的魂,这片土地的王!牌坊建于清道光29年,众多工匠历时8年,旨在旌表母亲与兄嫂节义,故名“双节孝石牌坊”。牌体是清代流行的四柱三间、多脊出檐,主题“忠孝节义”,坊嵌“节孝”二字,笔势遒劲隽永。牌坊的脊檐别具一格,两面各有9条龙。因通体涂有矿物颜料,远观凌空闪耀如熊熊燃烧的烈焰。细看48部戏曲169幅场景570个人物跃然其上,面目清晰,神态各一。

站在牌坊下,眺望远方,河水汤汤,薄雾轻霜,对岸林山如海,绿意苍茫。

这里是有名的梨乡,当春风染绿枝头,这里的三月,应是桃花静静,梨花胜雪。绿遍山原白满川,这里的天空应有布谷鸟的歌唱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云栖茶山



贺红江

因为一壶茶  
云轻轻地落了下来  
栖息在青山绿水间  
一切事物,在云栖茶山一起深呼吸  
一起吐故纳新  
洗涤山外一切的沉沉浮浮

林下有虫鸣,是原乡在召唤  
不经意将一片云朵采摘  
悄悄地藏在衣襟  
晚霞在眼前  
染红了茶山

云在深山,人在草木间  
云朵就在身旁  
我们一起放牧云朵  
放牧万亩松林和林下的茶事  
对着群山张开双臂  
我们快马加鞭奔过林间

在茶山,你能看见它们的根  
小小的身影  
深扎泥土的根须  
和着经脉分明的叶瓣  
还有山脚青石老街的烟火

(作者单位:万州区政府办)